

重生傲世

系列002

YEXUE
QINGCE

上

秋水灵儿

作品 QIUSHUILINGER
WORKS

土匪！两个都是土匪！
明明是衣饰华丽的翩翩公子，竟然干出这样的事来——
一个抢马，一个抢人……

夜雪清歌

完结篇

原名《毒妾》

连环计外牵情锁，流言劫处扣相思。
情缘几重？爱恨几重？
饮一杯最赶尽杀绝的美艳毒药；
赴一场最如履薄冰的两生桃花。
绝境的情，禁忌的爱，蚀骨的恨，痴缠的欲……
妖娆刀笔秋水灵儿，《夜雪清歌》精彩完结
独家赠送三殿下、兰千雪温馨番外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手机阅读



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夜雪清歌

YEXUE
QINGGE 秋水灵儿 著 QIUSHTLINGER
WORKS

完结篇
上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夜雪清歌: 全2册. 完结篇 / 秋水灵儿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4. 2

ISBN 978-7-5552-0022-2

I. ①夜… II. ①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309354号

书 名 夜雪清歌·完结篇

作 者 秋水灵儿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刘晓艳 E-mail: qdpublxy@126.com

特约编辑 戚兆磊 廖雯雯

封面设计 80小贾

版式设计 孙顾芳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 (700mm×980mm)

印 张 36

字 数 441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52-0022-2

定 价 59.80元 (全二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斜阳难挽旧山川

夜雪清歌

【完结篇】目录【上】

第一章	缘是故人	1
第二章	毅然决裂	22
第三章	杀人诛心	43
第四章	反败为胜	64
第五章	恶有恶报	85
第六章	失望透顶	106
第七章	杖责身亡	129
第八章	纯真之血	150
第九章	毁容噩梦	171
第十章	算盘落空	194
第十一章	狠狠虐之	216
第十二章	碾落成泥	239
第十三章	罪不容赦	2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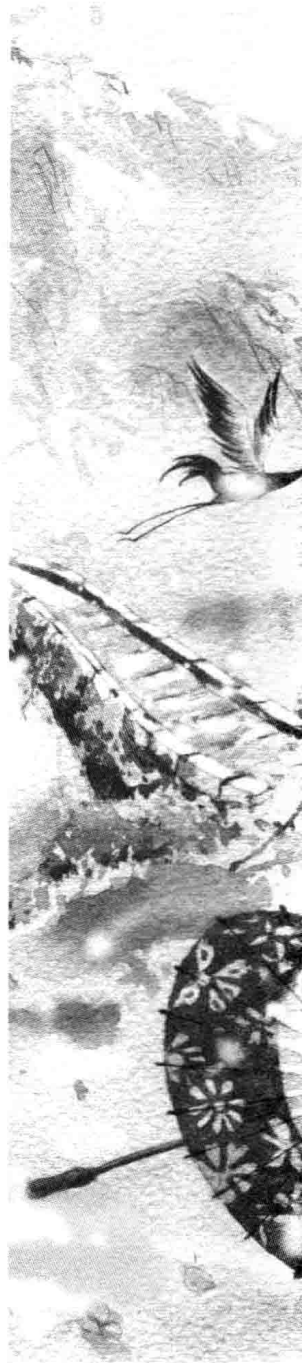


夜雪清歌

青逸楼外清和天

【完结篇】
目录〔下〕

第十四章	表白心迹	285
第十五章	置之死地	305
第十六章	心怀不轨	322
第十七章	再次相见	342
第十八章	噩梦惊醒	363
第十九章	出宫救人	387
第二十章	擦枪走火	408
第二十一章	深夜遇袭	429
第二十二章	两人世界	453
第二十三章	母女相认	477
第二十四章	春暖花开	496
第二十五章	婚后生活	519
第二十六章	幸福美满	543
赫连筠番外	流年似水	558
兰千雪番外	苦尽甘来	564





第一章 缘是故人

“如兰公子，你还真是不守时呢。”李青歌冷冷一笑，右手握着锋利的匕首，准确无误地对准了“醉儿”的小腹。

“小姐，你在说什么呢？什么如兰公子？醉儿怎么听不明白？”“醉儿”无辜的大眼睛满是迷茫，半跪在床上，双手撑在李青歌耳侧，几缕如墨发丝随着轻微的动作，不时扫过李青歌的脸颊，竟带有几分挑逗的意味，尤其是那一双眼睛，隐隐地泛着碧蓝色的光芒，像只猫似的，神秘野性，又充满了极致的诱惑。

诱惑？没错，他正在对她施展媚术。

意识到这一点，李青歌心下骇然，忙闭上了眼睛。

兰千雪轻声一笑，单腿用力，就将她那只拿匕首的手给压到了身下，还故作惊诧道：“呀，小姐，你拿这玩意儿做什么？要是割伤了自己可怎么好？”边说着，边用两根细指将匕首拈了起来，像扔脏东西似的丢到了地上，“小姐，这刀呀剑呀匕首呀，可不是姑娘家该玩的东西，小姐以后可不许再拿这些东西了，知道吗？”

李青歌自他身下抽回手，无力地靠着床头坐下，冷冷地看着这个“醉儿”好笑表演。“她”还算识趣，没有继续对自己施行媚术。

“小姐，你看什么呢？醉儿脸上有花不成？”终于，在她清冷的眼神下，兰千雪玩不下去了。

“没错。”李青歌冷笑，目光幽冷地看着他的脸，“我家醉儿的脸……长不出

如兰公子这么招人的花来。”

“好了好了，不玩了，一点都不好玩。”刚才还花枝乱颤的笑脸，顷刻间变得莫名烦躁。他一边厌烦地嘟囔着，一边胡乱地扯下发间的珠钗，让一头浓黑的发尽数落下，妖娆地散落在肩头，发尾处微微地卷起，宛若美丽的海藻般，迷人至极。

李青歌眸中瞬间漾过一丝惊艳。看惯了醉儿的脸，从来只当是可爱有余，美艳不足，不想，今儿兰千雪装扮的醉儿，那亦娇亦嗔的姿态竟然别有一番风情，眼角眉梢无不展露极致的魅惑，尤其是那双碧蓝色的眼眸，散发着野兽般的危险气息。

“你的眼睛？”李青歌惊骇。

兰千雪讥诮地勾唇，“怕了？”

说话之时，他两指挪至耳后，轻轻一动，哧的一声微响，一张薄如蝉翼的面皮从他脸上剥了下来，露出一张比女人还要动人的脸。

干净透明的脸上自有一种清灵韵致，那饱满红艳的嘴唇，芬芳得犹如桃花一般；长长的睫毛微微卷曲，此刻满含忧郁地低低垂着，朦胧的光线下，在眼睑处投下一抹淡淡的阴影，让人无端生出几分怜爱。

许是觉察李青歌失神，兰千雪猛地抬起头。他的眸深邃得宛若一汪碧湖，里面漾着一圈一圈动人的涟漪，顾盼之间，有一丝孩子气的狡黠。

“我好看吗？”乍然恢复的男声清润如冷玉，让李青歌一时有些措手不及。

“你的反应已经告诉了我答案，不过……”修长的手指将腮边的发丝捋到耳后，让原本美到极致的脸庞越发轮廓分明。他眼波流转，魅惑如斯，“不过，我想听你亲口说。乖，我好看吗？”

“美，你很美……”只是，一个男人美成这样，未必是好事，不然，他也不会成天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她眼底的怜惜让兰千雪的心一颤，美丽的面孔上骤然间狂风暴雨。

这个女人，竟然用可怜的眼神看他？

衣袖飞过，一股兰花的清香扑鼻而来。

李青歌只觉脖子一紧，呼吸瞬间就被夺去。

兰千雪单手扼住她的脖子，将她死死抵在墙上，看到她雪白的脸逐渐泛出青紫，不由邪恶地笑了，“我的姑娘……我不喜欢你的眼睛，很不喜欢……”

李青歌却是死死地看着他的眼睛，眸底有着看透人心的笑。

“尤其是这样的笑。”兰千雪的碧蓝色眼眸中划过一丝阴毒，两指一伸，似乎就要剥出她的眼珠。

然而，他的两指刚碰上她的眼皮，却觉全身一麻，两根手指就那样对着李青歌

的眼睛，整个身体僵硬如石。

李青歌艰难地掰开他的另一只手，从他胳膊下钻了出来，趴在床上猛烈呼吸着新鲜空气。

身后的男人一动不能动，就连说话也不能，但他周身散发的阴冷气息，还是让李青歌感觉到了。

不过即便招惹了他，她也不怕。

等好受了一些后，李青歌才平静地靠在床头，静静地盯了他的侧脸半晌。不得不说，他美得太过分了，无论正面还是侧颜，无论眼角眉梢还是鼻子嘴唇，甚至那下巴的轮廓，无一不完美，就连他发火动怒想要杀人时，那狰狞之气在他脸上呈现的竟也是种残忍的美。

呵，真不知这是老天厚待他，还是薄待他？

“兰千雪，”李青歌幽幽开口，“你中的是‘红颜一醉’，暂时不能动，半个时辰后，药效会自动消失。”

碧蓝眼眸中立刻漾过一丝阴狠的笑，似是在筹划半个时辰后要将李青歌碎尸万段。

李青歌也瞧了出来，摇摇头，“我能让你半个时辰不能动，也能让你一辈子不能动。假若你觉得世间并无可留恋之处，那么我倒想做好事，成全你。我可以让你死得不知不觉。如何？”

果然，就见兰千雪那漂亮的眼睛里流露出痛恨的光芒来，却也不敢妄动。

“怕死就好。”李青歌瞧着他，继续道，“兰千雪，我今日找你来，并非有意与你为敌，更不是为了杀你。但是，如果你再敢对我不敬，我会让你死都不知怎么死的。”

她从枕头下摸到一个药瓶，将瓶盖打开，往兰千雪鼻端一递。

一股恶臭袭来，兰千雪嫌恶地皱紧了眉头，干咳了几声正想怒骂，却发现自己四肢能动了，不由得冷了脸色，就要发作。

“还想真的死一次？”李青歌冷笑警告。

兰千雪恨恨地收回手，冷哼一声，“算你狠。”

“如兰公子该说话算话才是。”李青歌看他驯服的神色，平心静气地说：“首先，我对你没有恶意，相反，我还能帮你解掉身上的毒蛊。”

“小爷身上的毒蛊，就连江湖神医玉灵子都束手无策，你小小年纪，竟然口出狂言？”兰千雪朝她轻蔑地笑道。

李青歌淡然地看着他，“你身中血兰花之毒，此毒之中，还包含了蛊。其实，

毒本身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你身上的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身上的蛊毒在你十岁之时发作过一次，然后每年一次，但是，如今我瞧着，只怕已经到了奇经八脉，倘若流入心肺，你性命定然不保。”

兰千雪惊愕非常地看着她，竟然连这些都能知晓？

“你真的能解我身上的毒？”

“七分把握。”李青歌凝眉说道。对于这样的结果，她也不太满意。

但即便是七分把握，也高出了兰千雪的期许，尤其是他看到李青歌真诚的双眸时，他那颗早已被阴暗腐蚀过的心，竟然缓缓注入了一丝温暖。

“我信你。”翦水明眸中，竟有波光熠熠流动。

“好。”李青歌点头。

“你想要我为你做什么？真的是扮老太婆吗？”记得上次在湖边，她那么说过。

李青歌轻轻一笑，“到时候你自然知道。”

兰千雪也就没再问。

“你可以走了。”商议过后，李青歌道。

兰千雪一蒙，“你赶我走？”

李青歌起身，“我只需你为我办一件事，到时你再来。”

兰千雪好笑地摇头。到底是个没经事的丫头呀，自己想说的根本不是这个好不好？

如此美丽的男子在她跟前，她竟然能视若无睹？

好吧。太小，还不知晓男人的好处？

想到这，兰千雪倒哧哧地笑了，趁李青歌不备之时，猛然一低首，在她粉嫩的脸颊上飞速地轻啄了一口。

“我的姑娘，想要找我，南街祥瑞客栈。”

李青歌身子一僵，再瞧时，兰千雪早已没了影子。

第二天天麻麻亮，李青歌昏昏沉沉中就听见了院子里的吵闹声。她不由凝神，细听之下，原来是高云瑶吵嚷着要找她算账什么的。李青歌知道，外面有醉儿和翠巧帮她挡着，高云瑶掀不了风浪，也就没当回事，翻了个身，又沉沉睡下。

这一觉直睡到日上三竿，她觉得精神百倍，想起昨儿与三殿下赫连筠有约，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

她忙起身，简单地梳洗了一番，换了一身衣裳，便独自坐了马车出门。

街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李青歌独自坐在车子里，看着手里的护身符，陷入

了沉思。

这护身符用红色绸布制成，然后用金线勾勒，中间的字绣得歪歪扭扭，但依稀能辨认出乃是“平安”二字。这是出自娘亲的手笔，昨儿赫连筠交予她时，她即一眼认出。但是，娘亲绣制的东西，怎么会在他手里？

她一路疑惑不解，直到马车停到了筠王府门口，那车夫在外说道：“姑娘，到了。”李青歌这才从思绪中回过神来。她轻轻地拈了符，然后塞进怀里，起身，下了车。

付了车钱，李青歌径直去敲筠王府的大门。

开门的福伯一见是李青歌，顿时眉开眼笑，“是李小姐，王爷正在后花园，请随我来。”

“好，多谢。”李青歌客气地说。

穿过几处回廊，福伯指着前方一片绯色的林子，“王爷就在桃园。”

李青歌微微讶异。入眼皆是绚烂的粉色，微风一过，漫天桃花如灵巧的蝶儿翩然起舞，倒真应了那日烹茶幻技中的场景。

福伯将她领到此处，便先告退了。李青歌独自朝那桃园走去。迎面吹来扑鼻的桃花香，让人觉得分外怡神，一片片花瓣在身后落下，倒让她有了一种似曾相识之感。

她心里想着，这片桃园，大抵就是赫连筠与柳如兰不能忘怀的过往了吧？

李青歌进了桃园，举目四望。这里除了桃树，哪里有半个人影？

“三殿下、三殿下……”她大声喊了几声，却无人应答。

她猜想赫连筠也许离开了，便想着回头再去找福伯，可当她转身要走之时，头顶却响起一道悦耳的男声，“这就要走了吗？”

李青歌一惊，抬头就见一片妖娆之中，那一抹银白，竟闪亮得耀眼。

她微微眯起了眸子，盯着悠然坐在树干之上的男子，讶异非常，“三殿下？”

“要上来吗？”话一出口，竟然也不等她答话，银白的身形一闪，李青歌只觉身子一阵轻盈，整个人就被他带到了树干上，与他并排而坐。

李青歌错愕地盯着他，见他眸深似海，笑意盈盈地看着自己，顿时连半个字也说不出。

突然，他修长的手指朝自己头顶而来，李青歌心下一紧，就见他手中霍然多了一枚桃花瓣——是从她发间拈下来的。

“紧张？”他暖暖地看着她，如樱花般的双唇勾出半月形的弧度，温柔如流水。

李青歌点头，过后又忙摇头，干笑一声，“我怕高。”

“呵。”闻言，他低低轻笑，笑得暖暖的，“放心，有我在。”

李青歌愣了下，但很快想到今日来的目的，也不再说什么，只从怀中掏出护身符，直截了当地问：“这个，请问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你还真是急呢。”赫连筠似笑非笑地勾起了唇角。

自己昨日给了她这个护身符，却没有告知来历，就想让她自己看了这东西，然后能想到点什么，但依现在的情况来看，她根本什么都记不得了。

李青歌对他这样的反应有些莫名，“抱歉，三殿下，我知道是我太过急切，但是——”她看了眼手中护身符，心底一酸，眼眶逐渐泛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后，方道：“此物乃我娘亲手所制，所以——我想知道答案。”

“是你送给我的。”猛然抬眸，赫连筠深深地看进她的眼里，似乎在询问：你真的一点也不记得了吗？

李青歌愕然。她疑惑地盯着赫连筠，发现他眼底并没有半丝玩笑之意，不由得垂首细看那护身符。这的确是娘亲手所制，与自己丢掉的那一块也一模一样，可是，说是自己送予他的，还是亲手给他戴上的，怎么可能？

记忆中仅有的几次碰面——

哦，不对，那个护身符丢失多年，并在他们认识之前。

还是自己丢了，被他捡了？

这，似乎更不可能呢，即便是捡的，又怎知一定是自己的？

这么片刻间，李青歌百思不得其解，脑子有些乱。

“三殿下，”再次抬眸，李青歌的眼神说不出的认真，“能否告知详情？”

赫连筠收回在她身上的视线，微微仰首，那宛若深海般的眼眸静静地注视着前方。

“五年前……”他声音低沉有力，仿佛带着天生的蛊惑力量，让李青歌的思绪不自觉地跟随着他的话语，回到了五年前。

那时，她应该只有七岁。

说到这里，赫连筠停顿了下，朝她看去，见她亦垂眉凝神，方继续说道：“灵州，李府后山上的那一片桃园。”

“你……”不等他说完，李青歌惊诧地抬眸，“你怎么知道？”李家宅院后确有一座小山，山不高，山坡下有一大片地，当地有几户人家合伙包下了那块地，种植了大片的桃树。每到春天，桃花盛开，美丽极了。自记事以来，她就经常随醉儿还有红喜偷偷地从后院的狗洞溜到那儿玩，直到后来，几人偷吃桃子，被人逮了，

才去得少了。

虽然时隔多年，在她的记忆深处，仍然有那么一片美丽的桃林，只是，从不敢触碰罢了，那里有她生命中最为纯粹美好的所在。

赫连筠长睫轻颤，“那一年，桃花盛开，绚烂至极……”却也是他生命中最为灰暗的时刻。

在那之前，他并不知晓自己的爹娘是谁。只知他们身份非常，而他则是个被寄养在别人家中的一个不祥之人。

在那个家中，他虽然面上光鲜、锦衣玉食，但是，得不到一丝一毫的温暖，相反，常常会受到那家少爷们的排挤与羞辱。

就在十四岁那年，一碗鲫鱼汤被下了狠毒的砒霜，他侥幸没有喝那碗汤，然而从小就伺候他的阿四却当场七窍流血而亡。

这件事很快闹得很大，养父一家因这事被羁押候审，最后被定下谋害皇家子嗣的罪名，全部诛杀。

也是自那以后，他才知道，原来，自己的爹乃当今皇上，而自己的娘亲乃得宠贵妃，自己更是贵为当今圣上的第三子。

当年，皇家传来喜讯，当今皇后与宠妃林氏同时传出怀有身孕，甚至连临盆的日子都不相左右。

林氏得宠，却不是这后宫之中真正的主子，为此，与皇后明争暗斗，每每非得拔个头筹才能消停，就连这一次产子亦是如此。得知腹中竟有一对双生子后，她更是嚣张跋扈到不行，并且，暗地里筹划着，一定要比皇后先生下孩儿，如此，若不算前面两个夭折的皇子，她的孩儿就为长，将来立储方面定然会占得先机。

哪知，有一日，皇后不知为何，突然传来要早产的消息。

为怕节外生枝，这林贵妃竟然糊涂到猪油蒙了心，不顾自己与胎儿死活，竟然勒令太医给自己开了服催生的药来，拼了命也要将那孩儿先生下来，非抢在皇后前头不可。

结果，这林贵妃于当夜就生产了，两个胎儿先后来到了人世，只是，第一个活了下来，第二个一生出来就是个死胎。

为此，皇上将给林贵妃开药的太医满门抄斩。而林贵妃自己，因这件事，身体差点被掏空，还损失了一个孩儿；再加上听闻皇后并未产子，只是正常的腹痛，许是那日吃坏了东西，闹了一夜肚子后，就自行好了，并且于她痛失一子后的半月，也平安诞下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儿，更是精神抑郁，几度差点自杀，更何谈照料那侥幸活下来的孩儿？

后来，林贵妃许是想通了。那不过是皇后吃准了林贵妃要强简单的性子，而故意布的那一局罢了。甚至，当晚来给她开药的太医，也是皇后背地里指使的，不然，她也不知道竟然还有能催生的药。若不是那太医自己提及，她怎么会强求？

林贵妃心灰意冷，也自知不是皇后的对手，何况，自那以后，她的身体状况已然不允许她再有其他的孩子，而唯一的孩子——三殿下赫连筠，身子不好是其一，在这宫中，更是危机四伏，所以，林贵妃暗地里将孩子送出了宫，偷偷寄养在灵州一户人家。

那些年，除了有人定时送银子之外，赫连筠对其他的一无所知。

而遇到李青歌的那日，恰是养父母一家受刑之日。

那种蚀心的痛苦与寂寞，就像一只阴毒的虫子，在他体内，一点点地蚕食着他，让他恍若行尸走肉一般。

在他以为自己就要这样死去时，远处蹦蹦跳跳地来了一个不大的小姑娘。

那小姑娘一身粉嫩嫩的衣裳，衬着粉嘟嘟的小脸，比盛开的桃花还要娇嫩。

她小小的脸上洋溢着快活的笑，连眼睛里都充满了璀璨的笑意，一边蹦蹦跳跳地跑着，一边口里还念着《桃花赋》。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

她声音很甜很脆，充满了童稚的味道，听来格外的舒服，让他几欲闭上的双眸，也不自觉地睁开了。

“咦？”就见那小女孩蹲在自己跟前，双手托腮，眨巴着大眼睛，十分好奇地盯着自己左看右看，“你是仙人吗？”见他不语，她又好奇地问：“还是妖精？那是什么呢？”忽地，她捉住了他的手，感觉到他的温度，笑了，“我娘说了，仙人和妖精是这个世上最美丽的人了，我瞧姐姐这么漂亮，那是仙人好呢，还是妖精好呢？”

他依然懒言不语，双眼紧闭，双唇抿紧，神情厌恶得不行，却并没有阻止她小麻雀似的聒噪。听着她在耳边一遍一遍地说着我娘怎么、我娘怎么的时候，他心里有的只是羡慕。

当他好一会儿没听见她的声音时，心里竟说不出的失落，慌忙睁眼，却发现她正在桃花树下，将那些飘落在地的花瓣，一枚一枚地捡起来，收拾干净了，再装进腰上精致的布袋里。

看他疑惑地看自己，小人儿一拍布袋，骄傲地说道：“这是我娘给我缝的，

怎么样？还凑合吧？我娘说了，世人只知花盛之时的美，却鲜有人过问花落之后的伤，所以，将那落了地的花瓣装在里头，然后找块干净点的地方埋了，也算是给了这花一个结果。”

他嗤之以鼻，“什么叫结果？花落如同人亡，不过都是个死字。”

她没被吓到，反朝他走过来，“漂亮姐姐，你是不是要死了？”

对上她澄澈干净的眸子，他却不知作何应答。

而她，却解开了领口，自脖子上取下了那枚护身符，“过来一点，我够不到。”

“你要干什么？”他不解，却自动地向她这边靠了靠。

她费力地将护身符系到了他的脖子上，完了，还一副欣赏杰作的模样，点头道：“这就好了。漂亮姐姐，这是我娘做的护身符，戴上它会一辈子平安的。”

也许有些讥诮她幼稚的举动，他不信这么个做工粗糙的什么符会佑人一辈子平安，但是没舍得解开还给她。

“漂亮姐姐，你家在哪儿？”过后，她问。

他又沉下脸，“我没家。”

“和爹娘赌气离家出走吗？”她烦人地再问。

他气得真想轰她走，直接吼道：“他们都死了。”

她无辜地眨了几下眼睛，很是镇定地面对着他的咆哮，过后，突然嘴一咧，哈哈笑道：“果然如此。姐姐是为什么事跟伯父伯母闹翻了昵？”

“多管闲事。”

“难道是他们逼漂亮姐姐嫁人？”

“我是男的。”他终于受不了地朝她吼了起来。

她小嘴瞬间张得大大的，“是漂亮哥哥？”她歪着小脑袋，细细地看着他，似乎不信。

他郁闷地哼了声，“嗯。”

“那漂亮哥哥……你是被爹娘逼着娶亲吗？”

“是。”他懒得解释，只闷哼了一声。

“哇，是真的哦。”她惊讶地叫了一声，随后，一屁股坐到他身侧，颇为同病相怜地愤慨起来，“原来漂亮哥哥跟歌儿一样啊。”

“你？”他惊愕地看着她。难道她这么小，就真的被逼嫁人了吗？

“娘说，跟我定亲的那个哥哥，等我及笄的时候就会来接我走，让我现在一定要乖，不然，那个哥哥会不喜欢。可是，歌儿不想走，不想离开爹，不想离开娘，

不想离开弟弟，还有醉儿、红喜、徐伯伯、张嬷嬷……”

“定亲？”听言，他心底竟然涌起一股气恼之意。

“嗯。”小丫头认真地点头，小脸上竟然浮现出一丝忧郁，“我问娘，会不会陪歌儿一起去。娘说，等成亲了，歌儿就是夫家的人了，歌儿要一个人到那个哥哥家里，呜呜……”

被她突然的哭声搅得心烦意乱，他竟然一把将她小小的身子抱进怀里，说道：

“既然你不愿意到那个哥哥家里，那……跟漂亮哥哥，好吗？”

她眨巴着含泪的大眼睛，懵懂茫然。

似怕她反悔，他霸道地将她的小脸捧了起来，然后，自以为很男儿气概地在她唇上印上一吻，“好了，我在这里做了记号，以后，你就是我的了，要嫁也只能嫁给我，不许嫁给别人，听到没有？”

她漂亮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突然，小嘴竟然一咧，哇地大哭起来。

那件事太过遥远，李青歌记得并不真切，但此刻，见他双眸灼灼地盯着自己的唇看，她只觉得头皮一阵发麻。

“王爷。”就在两人大眼瞪小眼一阵沉默时，福伯的声音适时地响了起来。

“说。”赫连筠声音里透着股怒火。

“外面有个姓夏的姑娘，说找王爷赔礼来的。”福伯战战兢兢道。

“夏姑娘？”李青歌眸子一转，即刻猜到是夏之荷，不觉阴恻恻地笑了。

“你认识？”赫连筠疑惑地看她。

李青歌邪肆勾唇，戏谑道：“怎么，三殿下连三王妃都忘记了吗？她可是对你一往情深呢。”

“原来是她。”赫连筠想到船上那个得了花痴的女人，立刻吩咐：“让她走。”

“呃，是。”福伯转身。

李青歌却喊住他，“等一下。三殿下还真是不懂怜香惜玉呢。”李青歌径直奚落道。

赫连筠脸色越发难看起来，“你是觉得本王直接收了她最好？”他不禁挑眉反问。

李青歌一笑，说：“那倒未必。不过，起码你得看看人家来是做什么的吧，许是真心悔过，想要赔礼呢。”

赫连筠紧紧地盯着她，沉声说：“那就依你。”

李青歌忙顺势道：“既然王爷有客，那么，小女子就先告退了。能不能烦王爷差人给小女子送架梯子来？”

赫连筠眉峰微拧，长臂圈在她腰上，不等她拒绝，就将她带到了地面，然后，目光沉沉地盯着她的眼睛，充满了警告的意味，“听着，乖乖留在这里，我们的事还没完。”

李青歌无辜地眨眨眼。没完？什么意思？听他那口气，好像一个质问妻子的醋坛子相公似的。

看她怔愣，赫连筠却是志在必得地笑了。他转身朝桃林外走去。漫天飞落的桃花瓣，渐渐迷离了他英挺非凡的背影。

彼时，筠王府，一处小偏厅内，夏之荷安静地坐在椅子上，静等着福伯将三殿下给她找来。

昨晚，得到了大夫人的宽恕，回房后，她又独自思虑很久，最后方做出了这样一个大胆的决定：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

那白天里疯狂而耻辱的举动，可谓让她颜面扫地，再想挽回，只怕比登天还难。但是，自毁其身的举动，于她百害之中，却仍旧是有一利的。至少，将她的想法很好地告知了三殿下，不是吗？

“姑娘，王爷来了。”突然，福伯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

夏之荷连忙自椅子上起来，乖巧地站在一旁，不敢正眼去看来人，只偷偷地掀了掀眼皮，只见丰神如玉的赫连筠着一身银白的亮绸袍子，进到了屋里。

“小女子夏之荷给三殿下请安。”夏之荷忙福了福身子，恭敬地给赫连筠行礼。

赫连筠径直坐到主座之上，然后，接过福伯递来的茶，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口，连叫她免礼起身也不曾。

夏之荷一顿，微微俯下的身子，在不等他叫起时亦不敢擅自起来。她偷眼瞧着赫连筠面色清冷如常，一时猜不透他的情绪，便一狠心，牙齿咬过唇下之肉，痛得眼圈一红，哽咽道：“三殿下，民女今日前来，是专程给三殿下赔罪的。昨日之事，民女该死。”说着，扑通一声，竟跪倒在地，垂首无声地流出悔恨的泪来。

赫连筠不动声色地放下了杯子，微微掀起眼帘，淡淡地扫了她一眼。

福伯见状，道：“王爷若没其他吩咐，奴才先告退了。”

“门口候着。”赫连筠沉声道。

福伯微愣，点头，“是。”

福伯一走，夏之荷的心倒稍稍放松了不少，稍稍抬首。她一双美目泪光盈盈，直直地看着赫连筠，似有无限委屈，却无从说起一般。

“王爷，”她咬着唇，哭道，“民女自知有罪，但民女并非有意冒犯三殿下，还请三殿下明鉴。民女是被人陷害的，当时的事，民女根本控制不了，甚至事后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赫连筠幽深的眸看不出情绪，“你今日是来请本殿下为你申冤的？”

夏之荷忙摇头道：“不，民女只是想让殿下您明白，民女不是有意冒犯，民女是受他人陷害。还请三殿下原谅民女的无心之失。”

“起来吧。”赫连筠轻轻一抬手，突然道。

夏之荷心口陡然一跳，立刻笑逐颜开。今日的她特意穿了一套素净的衣裳，月白的衣裙，外罩淡紫纱衣，微微一笑，格外动人。

“谢三殿下。”

赫连筠看了她一眼，脑海里想的却是李青歌，眼底竟然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与笑意。

莫非这是三殿下在对自己暗示着什么？夏之荷喜不自禁，不由自主地朝他靠了过来，“民女……”

她这一出声，让赫连筠猛然抬首，思绪被惊扰让他面色阴沉下来，“你可以走了。”

夏之荷有些反应不及，之前那讨好的笑意僵在脸上，要上不下的，很是尴尬，“三殿下，民女……”

赫连筠冷冷地扫了她一眼，不悦之色很明显。

夏之荷优雅的表情瞬间碎裂。好不容易来了，怎能如此被打发走？

“三殿下大人有大量，能不计民女之过，让民女深深感激。民女愿做牛做马服侍三殿下，以弥补民女所犯下的过错。”

“你想服侍本王？”他微挑眉梢，眼底漾过一丝晦暗。

夏之荷忙跪在他脚下，卑微地说：“能伺候三殿下，是民女的福分。”

赫连筠眼底闪烁着讥诮的寒意，“你想如何伺候本殿下？还是你想直接成为本殿下的人？”

夏之荷不懂他这话的意思，亦不敢贸然回答，只道：“民女不敢。民女自知身份卑微，能伺候三殿下左右，为奴为婢，自是心甘情愿。”

“为奴为婢？”赫连筠一双眼睛似要看透她的灵魂一般。

夏之荷本能心虚地垂下了眸子。